

日本对茶关联遗产的整合及其未来走向

关剑平

(浙江农林大学 茶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在中国茶文化的保护、研究与建设中,对于日本的研究是绕不开的课题。本文对日本国家层面以上的茶关联遗产做了系统梳理,项目数量虽然不大,但是类别分布却比较广,对于申遗的思考与实践有条不紊。在近一个世纪里,早期的项目针对自然、民俗的特征比较明显,保护性很强,而后期的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价值观的主导下,更加注重项目的社会经济意义,与观光立国的国策相呼应,作为文化遗产在理论与现实上有悖论的特征。在调整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时,日本另外建立了日本遗产的独特类目,以追求文化、经济等的整体最大效益。就日本的申遗体制而言,日本遗产成为遗产从日本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将更加直接地左右项目的选择。

【关键词】文化遗产;茶;日本遗产;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6-0122-08

Integr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Tea Related Heritage in Japan

GUAN Jian-ping

(College of Tea Culture,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Abstract: In the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ea culture, the research on Japan is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In this paper, the system of tea inheritance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t the national level of Japan, and the number of projects is not large,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ategories is relatively wide. In the past century, early projects have been marked by natural and folkloric, and they are very protective. The later projects, 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s values, and accord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of sightseeing. Cultural heritage has a paradox in theory and reality. In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Japan also established a unique category of Japanese heritage to pursue the overall benefits of culture, economy and so on. As far as the Japanese system, the Japanese heritage becom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heritage from Japan to the world, and the purpose of the developing local economy will be more directly to the choice of projects.

Keyword: cultural heritage; tea; Japanese heritage

日本茶的遗产异常丰富,作为接受中国文化传播的国家,对于自己憧憬的文化充满敬畏,倍加爱惜,同时日本民族也对中国茶进行了民族化改造,从而使得今天日本的茶文化沉淀更加丰富。而且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茶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其中在文化方面茶道家元所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二战以后伴随着日本的经济复苏,日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也顺利展开,任何人对于日

【收稿日期】2017-10-30

【基金项目】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浙江历史经典产业研究《浙江茶产业历史和当代发展研究》(17WH20017-22)

【作者简介】关剑平(1962-),男,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生活文化研究,主要是饮食文化。

本茶道都过目难忘,于是日本茶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一个坐标,引导着价值判断。对于中国茶文化的再认识,日本茶文化的刺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在历史上引导着整个世界的茶的发展。作为缔造文化的民族,中国人打造的新文化以旧文化为母体蜕变而来,当我们蓦然发现新兴叶茶文化兴盛的时候,旧文化的末茶形式已经不复存在。近、现代的内忧外患使得中国备受磨难,失去了文化传统的自觉,而丧失了文化自信的我们在经济、政治稳步发展之后想要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审视中国茶文化时自然而然地使用了“现成的”日本茶道的价值观,于是发现自己的文化是那么的“贫困”,以致出现“中国无茶文化”的哀叹。当然,也有不少人主张中国茶文化丰富多彩,可是在总结时又有意无意地使用了日本茶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乃至叙述方式。

日本不仅是文化古国,而且伴随着明治维新的社会转型,日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并把这种认识用于指导当代文化建设,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从而在现代世界的文化体系里掌握了发言权。现在,整个亚洲都开始注重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再认识,日本为亚洲提供了如何在新概念下整理自己文化的经验。

遗产是审视文化的新角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与保护、利用的思路。这里所谓的世界遗产包括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农业遗产等所有联合国层面的遗产。遗产作为新视点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日本也参与了规则的制定,在亚洲最早展开相关工作,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从本国文化特征出发形成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尽相同的概念与做法。而东亚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更加直接的参考意义。事实上中国对于日本在文化遗产方面所做工作的总结也比较丰富。本文主要研究日本已有的茶关联遗产的内容特征和正在申遗、已经在规划准备的申遗工作,重点在世界遗产以及走向世界遗产项目。

一、日本的茶关联遗产

根据日本的分类,其茶关联遗产分为文化遗产和国家指定文化财两大类,有与世界衔接时使用遗产,而在本国体系内使用文化财表述的倾向。

(一)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下分世界农业遗产和日本遗产。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保护传统农业和文化风俗、生物的多样性为目标,认定了两项茶关联世界农业遗产。

2013年5月29日认定了静冈县挂川市、菊川市、牧之原市和川根本町的“茶草场农法”。所谓茶草场就是从秋季到冬季,农民割取芒、小竹等,铺在茶园茶树之间的古老农法。据说铺茶草可以使茶的滋味更好,并且可以保护农田,为各种生物提供生存空间。

2015年12月15日,宫崎县高千穗町、日之影町、五濑町、诸塚村的“高千穗乡·椎叶山地区”得到认定,因为山区多样的森林,木材生产、火田农业、梯田稻作、茶·香菇的生产等得以持续,神道供神时演奏的神乐等传统文化也得到继承。

2015年4月24日,由日本文化厅认定的日本遗产是京都府宇治市、城阳市、八幡市、京田边市、木津川市、宇治田原町、和束町、南山城村的“日本茶800年历史散步”。这是对茶道等日本茶文化的发展在生产方面领先的历史和优美的茶园景观的肯定。文化厅把通过地方的历史魅力、特色,表现日本文化、传统的故事认定为遗产,让遗产在更加广阔的层面上灵活应用,让世界知晓,以发展地方。

(二)国家指定文化财

国家指定文化财中有8项与茶相关,分别属于4类。

位于佐贺县嬉野市的“嬉野大茶树”在 1926 年 10 月 20 日被指定为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据说是奠定嬉野茶基础的吉村新兵卫播种种植的茶树。

1979 年 12 月 7 日,选择在群马县吾妻郡三处举行的茶讲,以“吾妻茶讲的习俗”为题,被选择为无形民俗文化财。1990 年 3 月 29 日,其中之一的群马县吾妻郡中之条町大字五反田字白久保的“上州白久保茶讲”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白久保茶讲保存会是保护团体。茶讲通过饮用区分茶的比赛,从白久保天满宫迎接天神时,准备 12 包 4 种茶进行区分比赛,全部猜中或全部猜错的话,这年农作物会有好收成。原先普遍存在于吾妻地区,现在多数失传,只在白久保举行这个活动。

选定的重要文化景观有四项。京都府宇治市“宇治的文化景观”在 2009 年 2 月 12 日选定,以宇治川为代表的自然景观为框架,由市区街道和茶园构成茶业关联的文化景观。同时还选定了高知县高冈郡津野町的“四万十川的源流域山村”为主要文化景观,在四万十川的源流域有由石垣支撑的小规模农田、梯田,过去栽培芋、麦、粟、豆等,现在以茶园为主。2012 年 1 月 24 日追加选定。2012 年 9 月 19 日,福冈县丰前市的“求菩提农村景观”被选定为重要文化景观,求菩提山的岩峰、岩窟群的位置形态与过去没有变化,位于山麓的鸟井畑的村落以及梯田、茶园(桂地区)的农田被继承至今。2008 年 3 月 28 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小鹿田烧的故乡”被选定为重要文化景观,在陡峭的山坡上堆砌青磐岩形成梯田,灵活使用水、土、木资源的陶业和农业的故乡。石垣上野生的茶树都是炒青加工自己饮用。

2007 年 3 月 7 日,埼玉县入间市 255 件生产、生活用具以“狭山茶的生产用具”之名登录有形民俗文化财,这些器具是明治以后到 1965 年期间使用的狭山茶生产用具,由此得到系统收藏^①。

这四种茶关联文化财分布在日本文化财体系的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文化景观、传统建造物群等六种里,可见日本对于茶的审视是多角度的,同时也反映了茶文化高度综合的特点,与“茶道是日本特有的一个综合文化体系”^②的认识相呼应。

日本在 1926 年指定嬉野大茶树为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而中国的相关工作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开始,日本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日本作为中华文化圈的国度,文化结构与中国高度相似,包括茶文化在内的很多文化元素就来自中国,先走一步的日本更可以成为中国的它山之石。

在数量相当有限的这 11 项文化财中,有 8 项是近十年申请指定的,比例高得惊人。客观原因有 2002 年才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近年来对于茶的关注也是重要的主观原因,也体现了文化遗产观念的变化。在一些文化遗产项目中,茶所居地位其实非常有限,是工业化、商业化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前的人茶关系的体现。即在常绿阔叶林(日本所谓的照叶树林)地带,茶树自然生长,当茶文化有了初步的普及后,民间以并不高度统一的方式加工利用茶树,从而形成民俗文化。

日本国内的文化财制度很健全稳定,包括对于以往选定文化财的补充。下面着重梳理联合国层面遗产以及日本对于文化遗产的新举措。

二、静冈县茶草场农法与日本申遗步伐

茶草场农法是指在茶园的茶树间隙中铺上从分布在茶园周边的草场里收割来的草的传统农法。茶草场代表性草的品种是芒。芒需要 10-20 年的漫长岁月才回归土地,被芒分解的泥土柔软得拿在手

① 以上茶关联文化遗产的统计根据文化遗产热线 <http://bunka.nii.ac.jp/heritages/classification>,文化厅官方网站 <http://www.bunka.go.jp/bunkacho/>,茶指南网站 <http://www.zennoh.or.jp/bu/nousan/tea/index.htm>,亚太地区无形文化遗产数据库 <http://www.accu.or.jp/ich/jp/> 等。

② 松真一:《茶道哲学》,讲谈社,1994 年,第 11 页。

上马上就碎了。静冈就是在这种土壤上栽培茶树。夏天的茶草场看到的只不过是草丛,到了秋天可以看到整齐收割的草被一束一束捆绑起来晒在那里的风景。现在这是静冈茶园的独特景观,但是在过去的日本随处可见。据 1880 年的记载,日本国土的 30% 是草地。这种人工维持管理的草地环境被称为“半自然草地”。据说这种茶草可以使茶的滋味和香气变得更好,可以说制茶的讲究保住了日本山村的草地环境,同时茶草场农法还有保护农田和各种生物生息的作用。

静冈县茶草场农法从资源调查到被认定经历了 14 年。

2001 年,静冈县挂川市环境保护课(现环境政策课)开始实施 5 年 1 周期的自然环境调查计划。在调查中,确认东山地区的稀少植物等,开始进行为了保护的研究。

2007 年 7 月,制定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的“挂川市自然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包括如下内容:①指定稀少野生动植物种类,②指定保护地区,③限制捕获,④指导减少开发所引起影响的方法,⑤设置自然环境保护审议会。

2008 年 4 月 9 日,基于条例,指定生息在东山茶草场的挂川蚱蜢和富士大戟为稀少动植物品种。课题研究责任主体从市升为县,静冈县农林技术研究所等开始调查茶草场。

2009 年 1 月 25 日,又指定栗岳斜面的一部分为保护区。理解这两种动植物的稀少性和保护价值的东山地区、土地所有者与挂川市签订了“指定稀少野生动植物种东山保护地区协定”,其中规定挂川市实施自然环境保护的研修活动,借给土地所有者割草机刀刃,以保证持续割草。

2011 年 9 月,日本草地学会的研究组在东山地区召开现场讨论会;10 月,在“第十届生物多样性条约缔约国会议”的关联活动上,报告东山地区的茶草场事例,得到高度评价;在“发现生物研讨会”上,报告挂川市持续的市民参加的自然环境调查,也得到高度评价。11 月,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在东京都的发布会上报告茶草场的事例。

2012 年 1 月 17 日,NHK 放映《挂川深度蒸青茶》;3 月,从“第十届生物多样性条约缔约国会议”开始准备的保护往日村落山林生物多样性(SATOYAM)倡议国际合作伙伴的现场参观预定在东山举行,受东日本大震灾影响取消;5 月,受核辐射影响,茶的销售量锐减,市长指示研究挂川茶的新品牌策略。

2013 年 4 月 10 日,静冈县探索“茶草场农法”申请世界农业遗产的可行性,因为在新品牌政策上意见一致,马上得到承诺,于是静冈县开始调查茶草场农法的所在;9 月,联合国大学的负责人视察东山地区;10 月 11 日,挂川市、菊川市、岛田市、牧之原市、本川根町成立世界遗产推进协议会,挂川市市长任会长;11 月 30 日,联合国大学接受静冈县的推荐;12 月 19 日,农林水产省同意协作申遗;12 月 28 日,协议会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日本事务所提交认定申请书。

2014 年 2 月 21-22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实地调查,静冈县知事、挂川市长、牧之原市长、川根本町町长等接待。3 月 27 日协议会主办的“静冈茶草场农法研讨会”在挂川市德育保健中心召开;5 月 29 日,世界农业遗产国际会议决定认定“静冈茶草场农法”;次日,举行世界农业遗产国际会议认定仪式。

前面提到近十年日本快马加鞭申请认定遗产,静冈正踩在这个节点上,明确的申遗工作正开始于 2007 年。而 2012 年的东日本大震灾转而为激励静冈摆脱核辐射负面影响的动力,恐怕也感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审委员。而一般是申遗时,与特定产业挂钩是大忌,而静冈县振兴茶产业的意图非常明确。整个过程是县市政府主导,市民介入资料收集等活动,学者进行学术论证。

三、从国家指定文化财到日本遗产再到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登录和文化遗产指定要对登录、指定的遗产进行评价,以确保得到保护为目的。而日本

遗产是对分散的遗产进行整合应用,以地方发展为目的。尤其在日本获得 2020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之后,日本政府计划在 2020 年奥运会举办前遴选 100 项日本遗产,这也与日本的“观光立国”的国策一脉相承^①。

日本遗产是对各地文化财超越类型的综合把握,用一个题目或者故事把它们贯穿起来。因此,文化厅建议市町村综合把握包括周边环境的文化财,制定一体化应用方针的“历史文化基本构想”。到 2016 年 3 月,只有 42 个市町村制定了构想,即便制定了构想也没有灵活应用的成果,可见还没有被充分接受。

日本有大量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赋予它们故事性的附加值,建立更有魅力的传播体制的同时,通过推进文化遗产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旅游观光、人才培养一体化建设地方的政策,贡献于地方居民的地方认同和地方的品牌化,使地方得到创造性发展的机会。希望各市县村应该基于这个理念积极地活用文化遗产,国家将成为有意愿的市县村的坚强后盾。

作为有效的策略,把通过地方的历史魅力、特色表现日本文化、传统的情境认定为日本遗产,设立支援努力吸收情境中不可或缺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群进行综合应用的项目。让遗产在更加广阔的层面上灵活应用,让世界知晓,以发展地方。

这个情境的主要内容是扎根于历史和风土,基于被世代继承的风俗习惯;情境的核心是设定作为地方魅力向外宣传的明确题目之上,与诸如建造物、名胜古迹、祭祀等扎根于地方被继承保护的文化遗产相关的东西;但是,不能仅仅是对于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诠释。“日本遗产”可以分为单一市町村情境的“地方型”和由多个市町村构成的“网络型”。概观情境表现时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群,把它们纳入情境之中,以被地方继承的有形、无形所有的文化遗产为对象,包括没有被国家指定的文化遗产,但是必须有一个国家指定、选定的文化遗产。基于这个理念,文化厅认定了京都府的“日本茶 800 年历史散步”为“日本遗产”。

早在认定为“日本遗产”前的 2009 年 2 月 12 日,京都府宇治市“宇治的文化景观”就作为国家指定文化财被选定为重要文化景观^②,2005 年日本修订“文化财保护法”,增加文化景观的文化遗产项目。从国家指定文化财的重要文化景观到“日本遗产”发生了怎么的变化呢?

从申请者来看,从京都府宇治市变成京都府。遗产分布区从宇治市扩大到京都府的宇治市、城阳市、八幡市、京田边市、木津川市、宇治田原町、和束町、南山城村。典型的从点到面的变化,因此“日本茶 800 年历史散步”属于“网络型”。

从内容来看,进一步扩充。内容的扩充可从“宇治的文化景观”到“日本茶 800 年历史散步”题目面目全非的变化窥见一斑。“宇治的文化景观”以宇治川为代表的自然景观为框架,由市区街道和茶园构成茶业关联的文化景观。而“日本茶 800 年历史散步”情境中的文化遗产分布在宇治茶的起源(镰仓时代)、宇治抹茶的形成和初期景观(室町时代——江户时代初期)、煎茶·玉露的诞生与新景观(煎茶,江户时代前期—中期;玉露,江户时代后期)、宇治茶的近代景观(幕府末年—昭和)、继承宇治茶和茶文化的组合等 5 个阶段,共有 33 项文化遗产^③。从《构成情境的文化遗产一览表》可以看出,日本遗产项目强大的组合能力。

但是对于申请日本遗产的市町村有先行条件,地方型的申请必须已经有了历史文化的基本设想,制定了维持发展历史风致的计划,或者已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至少进入候补目录。对于“网络型”虽然没有硬性要求,但是也希望满足这个条件,于是在京都府的协调下,已经在准备以“宇治茶

① 《文化遗产的世界》https://www.isan-no-sekai.jp/feature/20160401_01

② 文化遗产热线 <http://bunka.nii.ac.jp/heritages/detail/218529>

③ 日本遗产门户网站 http://www.bunka.go.jp/seisaku/bunkazai/nihon_isan/pdf/nihon_isan09.pdf

的生产景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2011年7月和2012年3月,登录可能性检讨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主题是“日本茶文化的代表性资产群”。

2012年8月、2013年3月、2013年8月、2014年2月,成立登录检讨委员会,召开了四次会议,主题是“宇治茶生产景观”。

2015年3月,京都府与相关市町村完成共同提案书;6月,知事向文部科学省提交。

2016年6月,修改提案书,知事再次向文部科学省提交。

2017年5月,召开主题为“宇治茶的文化景观”的研讨会;6月,知事第三次向文部科学省提交提案。

2018年6月,知事第四次向文部科学省提交提案书的修订本^①。

另外,还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会议,包括探讨“宇治茶生产景观”意义的战略检讨会议,以及向社会报告、同时也是宣传的“推进宇治茶世界文化遗产登录计划论坛”等等。

“日本茶的故乡‘宇治茶生产景观’”是提案书上的正式名称。所谓“宇治的文化景观”,以宇治川为代表的自然景观是主轴,加上多重文化层的街道以及分布在其周边的茶园,由此构成茶业的独特文化景观。宇治位于京都市的南面,自古以来作为渡口发挥着连接奈良与京都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宇治川左岸发展起来的城市街道,以格子结构和沿着平等院老街延伸密集的居住地为特征。根据考古调查,确认当时的土地地区划保存了平安时代为了配置藤原氏的别业而制定的古代末期的计划与街区的状态,它们对于现在的道路配置等都有影响,充分体现在宇治的历史性中心的景观中。进而,从安土·桃山时代到近世,宇治在茶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近世,建造了茶师府邸、茶园等与宇治茶相关的各种要素,在明治时代,从继承茶师系谱的茶商开始,与批发商、零售商的店铺一起,建造起手工制茶工场。这些建筑现在还有数栋保存在宇治市内。

对照《执行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准则》^②,如下四点符合遴选标准;

宇治是日本产茶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现在也在生产高品质的“宇治茶”。要理解日本茶业,宇治茶生产景观不可或缺。通过对于中世茶叶生产技术的革新,产生了现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抹茶”、“玉露”和“煎茶”,对于形成全民的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是日本茶的故乡。参照第三条“能成为不管是现存的还是已经消亡的特定文化传统或文明的传承的独特至少是珍贵的见证”,宇治茶生产景观是体现日本绿茶生产的传统与革新的历史,以及相应的多种多样的饮茶文化独一无二的重要遗产。

第四条“代表能反映历史上重要阶段的建筑物、建筑群、科学技术结晶、或者景观的类型、典型的范例”。在700年的生产实践中,针对“抹茶”、“玉露”和“煎茶”的栽培,不仅是平地,丘陵、河边的覆下茶园、山坡上的露地茶园等茶园,拥有茶叶生产设施的村落,虽然规模小,充分代表日本茶生产的景观类型。

第五条“能够赋予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征的传统居住形态,或者代表陆地、海洋的土地利用形态的范例。或者是人类与环境接触的范例,尤其是因为不可逆的变化导致生存危机的东西”。拥有茶叶生产设施的村落、利用水路之便的茶问屋(批发商)集中分布形成街道,表明日本茶生产特征的土地利用方法。

500年前从京都开始发展的茶道成为当今日本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享誉世界,因此符合第六条“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思想、信仰、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实质关系”。茶道中饮用的抹茶在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只有宇治的茶师才有资格生产,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评价宇治抹茶品质第一,支持了茶道,茶道与宇治抹茶相互支持至今。现在茶道使用的抹茶也基本上在京

① 京都府官方网站 <http://www.pref.kyoto.jp/nosei/1331098394335.html>

②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http://whc.unesco.org/opgutoc.htm>

都府南部的山城地区生产。另外,山城地区作为煎茶、玉露的核心产地,也在支持煎茶道,同时,茶壶沏泡的煎茶成为扎根于日常生活的饮茶文化,成为日本全国随处可见的“生活中的饮料”,对于形成全民饮茶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①。

其实检讨日本著名的观光资源“天桥立”的申遗可能性早于对“宇治茶的生产景观”的关注,这个后来居上也反映了京都府对于茶的认识。入选日本遗产也反映京都府对于宇治茶在发展地方经济可能性上所给予的期望,因为日本遗产的着眼点就在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四、茶道申遗新举措

日本的茶关联遗产在类别上分布比较广,国家指定文化财中与茶有关的8项分别属于4类,既有风俗习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生产工具的物质文化遗产;既有文化景观,也有自然纪念物。更加具体地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偏偏没有最为世人瞩目的茶道,都是另起炉灶,重新整合各种要素构建的项目。早期的茶关联遗产项目是不被关注、甚至面对消亡危机的内容,走入萧条的茶业逐渐被纳入视野,但是总的说来这些项目的归属或者模糊、或者异常宽泛。下一步日本将要整合归属明确茶道了。

2017年2月22日,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部会决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来访神:假面、假装的神仙们”的登录申请。同时,决定优先提交已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未被通过的项目。进而提出:“对于与茶道和花道、书道、和装、盆栽等生活文化相关的项目,至今为止没有作为明确的对象,但是在运用条约的过程中,‘无形文化遗产’的定义已经趋于广泛。因此,今后要加入文化遗产保护法中的文化遗产里,这些项目在我国文化中全民共有,是继承至今的无形文化遗产,应该展开调查研究,探讨是否成为提案对象。”^②

茶道是典型的文化产业,由于其高度的综合性,从建立之初就牵引着各种产业共同发展。如果从三千家成立开始计算,流派掌握产业已经有约400年的历史。尤其战后日本茶道人口快速提升,可是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茶道人口大幅度滑坡,出现了没落的担心,不过归根结底是归于理智。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最大的是普通公司职员,工资不仅不涨反而跌,但是这与物价是持平的,对于生活没有根本的影响。问题在于加班费没了,奖金没了,奢侈性消费不得不削减,茶道等修养性支出项目首当其冲,于是数量可观的职员妻子无法继续学习茶道。可是,茶道本来就是小众文化,经济上的两级分化并不影响这个“小众”群体。反过来看,也许现在是提高茶道品质的机会。当然,面对茶道教师过剩的问题,茶道流派还是要寻找新的发展契机,而文化遗产的社会与经济意义在这些年得到证实,同样也被茶道各流派所接受,这是日本政府计划以茶道申遗的国内基础。

日本计划用茶道等申遗的国际背景是,近年来生活文化的遗产开始被采纳,先是比利时的啤酒、法国的美食,然后是韩国泡菜、印度瑜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不断扩大。日本以和食成功申遗更增加了自信,2017年2月22日,文化厅主持召开的文化审议会讨论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登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问题,提出以茶道、花道、书道和盆栽等为对象的意见。日本中央机构改革,2001年1月6日设置了文化审议会。根据文部科学大臣、文化厅长官的咨询,调查审议^①关于文化振兴以及振兴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事项,^②关于改善国语及其普及的相关事项,向文部科学大臣、文化厅长官陈述意见。基于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展览会美术品损坏补偿的相关法律、著作权法、文化财保护法、文化功劳者年金法等规定,处理审议会权限内的事项。下分国语分科会、著作权分科会、文化财

^① 根据京都府《日本茶的故乡“宇治茶生产景观”——世界遗产暂定一览表记载资产候补提案书》,2015年。

^② 文化厅网站 http://www.bunka.go.jp/koho_hodo_oshirase/hodohappyo/pdf/2017022201

分科会、文化功劳者选考分科会^①。

2016年11月16日,笔者邀请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熊仓功夫先生来浙江农林大学讲学,17日访问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时,熊仓先生提出中日共同用茶文化申遗的建议。当时有些突然的感觉,事后琢磨熊仓先生怎么提出这个话题,觉得顺理成章。因为他成功领导了日本和食的申遗工作,申遗的班子完成使命后蜕变为和食文化国民会议,熊仓功夫先生转而成为首任会长。尝到成功申遗的喜悦滋味的熊仓先生同时也是世界上茶文化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学者,他把选择下一个申遗项目的眼光投向茶文化再自然不过了。尤其时隔两个月政府层面也提出茶文化的申遗问题,可见日本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充分的思考。韩国也曾提出过用韩国茶道申遗,只是目前不见进一步的举措,而日本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重要的是中国怎么办?

[感谢静冈产业大学综合研究所研究员中村羊一郎先生、京都府农林水产部农政课副课长丸直裕先生分别提供静冈县、京都府的相关资料。]

(上接第100页)

依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士绅群体在此时期并没有被政治转型所“边缘化”,而是在新的制度空间下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看似一切符合程序的背后,实际上却展现了地方政治运作的秘辛。地方士绅围绕群体利益、治水理念等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地方政府亦介入并主导其中。同样,在围绕浚渎还是浚茆的争论中,太湖流域各方士绅都希望借此机会重塑各自利益群体在地方上的话语权,也展现了政权更替背景下的江南地方精英如何通过水利事业参与地方政治。在湖田等问题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地方士绅利益群体间的争夺,甚至地方政府的“隐形之手”也昭然可见。甚至可以说,江苏省公署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掌控着整个局势的演变。在此过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地方政府与各种利益团体、士绅与民众等各种矛盾与冲突,丝丝入扣,纷繁复杂。湖田放垦问题上所展现的利益冲突与一致性,在“内幕极为复杂”的背景下各方争夺更是交错重叠。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业师冯贤亮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此外,本文初稿曾在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与水资源经济研究所举办的“首届长三角青年学者水文化学术论坛”(杭州:2016年12月3日)上宣读,得到王才友副教授、胡勇军博士及与会师友的批评指正,在此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 [1] 冀朝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M]. 朱诗鳌,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2] 冯贤亮. 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3] 张俊峰. 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4] [美]彼得·C.珀杜. 明清时期的洞庭湖水利[J]. 历史地理,1982,(4).

^① 日本文化厅网站 <http://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about/>